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九

聖湖　高汝栻　輯

高燦
　焯　校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正月、上命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

大學士方從哲移書楊鎬趣戰、鎬以二月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趣開鐵、及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眾、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趣瀋陽、攻其西、李如栢率參將賀世賢等、從鴉鶻關出邊、趣清河、攻其南、劉綎

馬林杜松劉綎皆宿將亦名將也使上下一心無分彼此以此挑戰何戰不克乎

平都司祖天定等從賊馬佃出邊廼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兵十萬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全隷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俱策應督巳泉撫順逃指揮白雲龍殘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二月會試以吏部左侍郎史繼階禮部侍郎韓爌充考試官取莊際昌等三百五十八人○二十日京師 天色忽變黃塵蔽空倏忽之間滿天盡赤頃之有光射人如血巳昏暗如夜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及第出身有

宋集英殿唱鐵吹林遽當傳姓名不識甃董字以安學被黜近世士人以經義致身讀書誤詩者何限寧獨際其遂

差、

時除旨進呈卷子有別字有洗補科臣楊漣以狀元而有別字必三百進士皆不識字人可以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曳白可之時以為名言

吏部尚書趙煥奏選者風霾晝晦象緯告愆占候之家名曰忠臣不進政令不明閣部台省咸勃焉變色相戒以用人行政為諱乃忠讜錮結至於數十人政務停滯至於六七載則今日變端實由於此考選一事今當亟行即使天不雨土風不揚塵言路之氣亦當使其常伸況今天變日數邊事孔急師期迫告災異迭呈此乾坤何等時也人定勝天誠無過亟下考選諸臣候命七年

四路敗績各邊之精銳盡而全遼之戈甲空矣

已值理窮勢極之會臣等催請賊亦不啻舌敝頴禿矣

臣中○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衝我師爲二十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殲焉○馬林敗出三岔出寨其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齊賢永澄麻巖炊之劉綎獨出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魁十餘壘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界令箭撤回獲全

張清河一路全師

高汝栻曰綎出師日五星鬬於東方松乘醉牙旗折焉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亘天三[illegible]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憂之矣是役也諸[illegible]將各以威名相埒喜先得當奴賊趣首功直前而往以

經畧意亦若兵寔不在戰虛張撻伐冀取近塞小捷稱塞軍書而於經負膽力有犂王庭之志遂轉戰深入松遇伏而敗林閧松亦尚天也至經直搗奴巢奴號泣震天幾已成功還兵自救節援絕而鏖戰必當是時令諸將互爲犄角首尾奴分兵而我兵應援相援兩將軍必不陷而奴可授首矣惜乎不能和將士而委於不救也如栢一軍雖以經畧令箭撤回退保開鐵藉口節制似非退縮若使賈勇前進爲劉綎之援成功豈頭問哉毋亦其世居遼耆火情深支吾報成事耶吾爲惜之

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

上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吏科給事張延登奏言東事敗衂之後各邊之精銳幾盡全遼之戈甲一空見今乘勝補伍者悉殘於鋒鏑之餘以戰則士氣不揚以守則人心不固非急遣科臣稽核而整頓之則遼之壞將

有不可收拾者不報○李如栢以逗留獨全有旨候勘
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廷議以李氏跋扈
如楨以弟代兄出士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　上
竟遣如楨○起前御史劉國縉爲職方司主事充贊畫
○虎墩兎憨從佛延寺小盤嶺至虎頭關正北台札營
離邊止十五里差夷使赴關挾賞遼東巡撫周永春奏
言廣寧一綫爲全遼咽喉之地處處乏兵萬一狡謀狂
逞於西建酋隨繼其後則三韓之危不忍言乞令督臣
住札於關上　上從之命汪可受移駐山海關申飭前
昌防備○諭經畧楊鎬戴罪視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

宰嚴諸酋並甘奴斷叛兎方治河驛救惟金台失其背莫把兎陣敗來告奴甚恨之

就近出關應援○起御史熊廷弼以大理寺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奴兒哈赤許僭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楨至邊自以銜列少保與經畧總督爭禮○京城宣武門外響閘至東玉河水復赤正陽門尤甚○協理水變戎政尚書薛三才卒以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代之○有部徵宣鎮營兵總兵劉孔胤抗旨不赴合營鼓躁逐撫閣承春據法題參命逮孔胤下於理○大學士方從哲以推補閣臣一事候命文華殿計六日上命該文書官兩次口傳諭以知道即有旨下又曰朕思容勿之任非比他員是以詳慎未即允行方從哲曰臣聞祖宗

朝凡閣臣請事或疏章咨進或造膝面陳至於平台煖
閣從容訪問商確移時又我 皇上初年屢行之故事
也今深居九重臣求見既不可得疏揭又不報可連日
匍匐殿門趑趄躑躅號呼流涕棄置不聞臣不足惜
皇上試思當日禮閣臣者何心諫行言聽宛然手足腹
心之說者又何心而今乃使臣至此極耶 上以溫旨
褒之且曰朝房視事豈成政體令其還閣候旨○奴酋
擁衆數萬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李如楨方
引衆出防孤城遂下踰日復以三萬衆圍鎮西堡潛鐵
嶺潰○超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

畧改差御史張銓巡案遼東○遣司馬招兵陝浙河南
山東○巡撫熊廷弼疏請决策恢復開原 上勑令
刻期從事○左賛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諭應援淯指
酋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閲援遼兵馬○兵部尚書
黄嘉善予告回籍

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波及嘉
善并及獻方遂以人言引疾

炒花攻犯十方寺堡奴酋聲窺鐵嶺既而從三岔堡入
遂陷其城

自開原既陷瀋鐵逃竄一空奴所最工者在間諜
應而我偵防甚疎聞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
破○熊廷弼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
甚急○乃以所携兵八百○禦之○熊官兒飛以撲鬪

八月初二熊廷弼入遼陽斬逃將劉遇節設壇躬祭撫
清開鐵死事將帥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深三餉真足
志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孥外逃者御史楊鶴
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陳王庭亦極論楊鎬李如栢
喪師失地之罪

張鼐曰杜松廉勇久著行陣有古名將風鎮將出塞
杜松習兵簡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
貪功自用促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
緩其師而如栢偵知令人於關上邀回重責十棍致
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害即此舉動已含陷松之毒矣
乃誓師時如栢佯與松灑酒拜送曰吾以頭功讓汝
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置
奸人為松向導誘其深入奸伏盡殲之素所畏者松
與劉綎也先得鎬示遠選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爲
以陷松松果爲向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援不至遂戕

首渝役寸骨不存劉綎亦殺血戰一時奴賊是松之
奴貴窮與如柏同謀計陷寬此長城耳。至李如楨與
周永春失陷開原李維翰之於撫順杜松催戰縱兵
張承胤頓所門一見而不得倉卒赴敵陷陣以歿俱
難免首事之誅。如杜松雖先
罹鋒鏑仍當蹉跌以謝三韓。

奴兒哈赤徉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
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自
是連破開鐵兵益強生擒宰賽鈐制煖兎炒花數十營

練京兵

○擢賛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

董其昌曰李信用兵二十萬號王翦六十萬費孰爲
省何益於勝敗之數。光啓初練兵費二百萬權臣計
臣相顧愕眙營緒未畢亦觜中止至於招募四出坐
糜千萬無一勝兵而後嚴其乾沒不亦晚乎夫以屑
越乾虛假之腹而以寒
陋鮆任事之肘可嘆也

工部侍郎林如楚杜門乞休屢辭不允拜疏沿途候旨

御史楊鶴亦掛冠竟去吏科給事張延登參之

高汝栻曰近來紀法廢夷官常曠莽在差瓜蕭者編
逮崔爾進河南張惟任俱不候代科臣趙興邦忠將
屢陳亦徑出城此其風始於尚書李楨顧役許弘綱
孫瑋趙煥鄭繼之夫賜環則來予玦則去者明主之權
肩輿出城五鼓潛行末宋之習豈
當盛明之世屢由此道益可慨也

初諸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逵至爲甚弼裁革斬逵堅懍偷以弼乃決策守遼陽

經略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
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由是瀋遼築垣借水爲險決
始有固志。

一後袁應泰變其法以兵二十萬守遼陽而分兵五萬與
一賀世賢守瀋陽孤懸斗絕及奴攻瀋陽世賢斂兵不
一應應太竟以城
殉甚爲可惜

兵科給事中晏文輝奏言外夷孔熾內地亦虞乞亟圖脩攘實政以安社稷今達酋肆虐敢逆顏行致張承胤全軍覆沒　皇上赫然起廢將調遠兵命督臣出關以安遼左之心留撫臣仍鎮以杜援遼之勢先聲藏足以奪人之氣矣顧有先聲者必有後實乃能運成筭而奏膚功今所起之將果[illegible]兵以聽其驅策乎就使帶有家丁爲數幾何進難以戰退難以守無米之炊巧婦不能縱有所調亦未必可用南兵三千須暫留城守漸迁教練然後可以應敵爲今之計空令援遼敢戰之將招募全遼強力數萬習見夷虜之狀者厚其糗餉教其戰陣

以應遼東之急今新起廉能之將召募燕趙武勇十數萬厚給衣糧勤督訓練以集山海關又廣延謀臣策士以資其畧遍召驍卒死士以資其力或行間用謀以離西虜之黨或內應外合以繫東夷之頸或檄北關教朝鮮以尾其後而搗其虛或立起熟知遼事習察夷情者與經畧同心一志以共滅此賊此數者非數百萬金不可空大發帑金百萬外庫銀九百萬以餉將士而壯其膽斯外攘之遠圖而內備之實政尤不可不講者又曰王道以人心爲本則亟撤貂璫罷榷稅緩催正之供以足國家之用斯收拾人心輯安內亂之一大機乎

徐光啓奏兵事百不相應非將選天下奇才教練一二年决不可用

蓋其旨曰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者背嵬爲之先驅也必先得數人使其以類相羅致河朔少年剽悍奇俠豈悉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二十金爲率又有扣減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惟用游手無復生旅定計於進方始應募雖得百萬何益光啓此疏蓋實歷語也 平一浙兵

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爲質且連煖兎諸營拧諭帖激抄花虎憨啖以利及鼓舞朝鮮敕鄉將士以幇金二萬并添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聲援不報

十月雷震廣寧

十一月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蒼色甚異○奴酋遣

奸細、諭女眞葉赫襲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道會遼左大雪多凍餒。經畧撤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以扼賊衝以糧匱撤回遼陽就食

計是役海兵十八萬歲餉可三百二十四萬有餘卸陸運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費甚不貲

奴酋築城撫順邊外、且堅守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兎虎墪諸酋黃衣稱朕意甚恣既而聲犯寬奠、鎮江告急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元日、釋原任御史劉光復於獄。

戶部尚書李　奏言遼米、開洋難挽、議陳海路便宜、以免遼悞、疏上、部議海運原議登州運至𦨴三牛起剝二

十里至金州城而止去遼和稍遠陸路脚費頗多今查
海路另有一途自登州開洋不入旅順惟望鐵山西北
口至羊頭凹至中島至長行島至北信口又至兎兒島
至深井至蓋州套即於蓋州口灣泊該道再撥漁[illegible]
船由水剝運一百二十里至娘娘宮起旱至廣寧一百
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是陸運不過百餘里每石
運費僉運多不過一兩少不過八九錢初除買價外費
脚二兩今且減半蓋甚便也況陸路少而商船又可僱
登萊米價賤此必當行者也第庭議紛紜未必不成築
舍耳○總督漕運王紀奏楊州府江都縣民武悟空專

行白蓮左教，以紅牟冊，煽惑人民，招集徒黨，因與奸人唐進忠、駱玄機謀為不軌，應照妖言惑眾之律，即時處決，其協從應發口外為民，從之。

高汝栻曰，白蓮教之興也，俱以閭里遊俠，方外邪流，始以吃齋聚黨之行，夜聚曉散，而蹤跡詭秘，繼以飛釣凌空之術，駭眾驚愚，而壹壘深堅，漫人財而不顧其貪，奸人妻而人自甘就，羽翼既衆，心胆轉雄，尊黃冠以主盟，結壯士為死友，或借妄星為異，九十九數屬於未來，妄說八極之經，繆批漏洩之世，紅巾標異，利刃橫磨，寶女整誓作揭竿之戰，場然設城，叛推渠血之條，濡誓師已朝，暮逐眾漸露其形，乃若真主將典，佐命有為，掠淮揚以收錢貨，採謹桑而控長江，按其事，介在可疑可信，反其言，真是如醉如狂，孰知禹鼎一照，而羣奸莫能遁形，官兵所臨，而元兇即為梟首，罪人既得，訛言自消，首惡自應伏誅，協從亦宜發遣，允得平矣。

此奴使奸細以焚之也

廟神口內出火奇事

光是本州三冬少雪麥苗未發一旦遭風霾之變些須萌孽盡被擊壞且雨木終月狂風拔木黃風從西北起沙土

遼鎮新兵全伍脫逃○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京師嚴戒○山東巡撫王在晉奏泰安州岱廟配天門東青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烟光相雜將神扯倒運水救滅未至延燒

高汝栻曰神像口出火焰通查志乘焉從來未有之災异亦以奇事視之其暴難如火之蓋熱矣衡擲在野而傳烽守埤之眾人服從戎而鳴鏑流鏑之末息是焚林之災也條操作累望屠市以鳴梁其斗粲懸渡蚊宮而驗粒是沸湯之煎也闖闖括窮士之毛加編至再箬杖流西年之血壘至無休是嬴骨之征也奪牛而存焦土田畯罷耕截流以係行舟長年屏跡是燃眉之急也焚將及幕而不知其身藏且亦新而不虞其燎是唇火之危也被髮以救纓不辭沾夜閉戶以疏同室未見纓冠是焦頭爛額之徒形也且西天昆盧之殿金碧輝煌而東方青帝之官銅綠抽索針頭削鐵誅求及眾施之金錢作價而金像坼

愚日怪風異常不特一神口大由也

爲十方之香火，官府之供應于斯，軍民之衣食於斯，凡與禮工貨等項，靡不取給於斯，而文武科節以爲地方之術也，神不能分身以應，不難捨其身於竹之烈焰，以息無已之求，此神明有怫然欲吐之衷，勃然不平之憤，燥急心熱，乃拔露於口，以令人之語耳，此巡撫王在晉疏語，最爲切，併錄之

四月初六日，皇后王氏崩。○經畧熊廷弼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酋佯誘房貺河西，徐圖乘釁，擬釋宰賽，往會兵，遣子同叛人李承芳時引輕騎出沒，發僞檄，招降詬侮無狀。○戶科官應震疏言，昔相張居正以申韓之學，志富强之功，一時能者在職，朝無倖位，久而後定，伏乞昭雪事，下部。○四月十一日午後，因大行皇后喪，閣臣從哲率百官往思善門哭臨畢，詣仁德門問

安親至御前恭候少頃內使召入見於弘德殿御榻東向、上側身卧從哲西向行四拜禮跪致辭云聖體違和外間不能盡知昨聞御醫傳示不勝驚懼又值中宮皇后崩逝聖心哀悼伏望　皇上寬慰聖懷善加調攝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因叩頭　上曰朕知道了國家多事先生可盡心輔理從哲對曰臣蒙　皇上厚恩備司圖報敢不盡力　上云朕自昨歲三月以來時常動火頭目眩暈五月後又中暑濕肚腹不調嘔吐幾次脾胃受傷至今不時瀉痢身體軟弱因瀉多下部腫痛難坐時常湯洗又濕疾流注右足動履不便每日文書俱朕

親覽祭祀思恍惚眼目昏花難以細閱因日司禮內臣云都說與先生又昂首視從哲云先生試看朕容俛出手腕令看從哲跪榻前仰視聖顏果然清減又奏云皇上一身百神呵護但加意調理自然萬安又云如今遼東虜情緊急又值皇后大禮只有臣一人且十分病困實難支持望　皇上將已點二臣即賜簡用　上云遼東兵事只因文武不和以致如此閣臣本已批了因朕壽節文書多不知安在何處待查出即行從哲又奏云簡用閣臣乃今日第一要務望　皇上蚤賜查發上云待朕體稍安即行從哲叩頭又云見今大僚科道

缺乏至極當此多事之時望　皇上盡賜補用。上云知道了待朕稍息即爲檢發先生可回閣辦事盡心輔理不要推諉從哲伏申前請　上即閉目就枕微云知道了從哲叩頭而出時自言病狀甚悉語多不能盡憶又　上患耳痛日久不聞從哲對語每回顧左右令具伏奏云從哲出傳賞酒飯一卓

高汝栻曰劉玄德君臣上下之間交太款洽千古無兩惟是將相尚欠調和終致敗事蓋先主與關張君臣之隆義兼兄弟一旦得孔明于草廬中與謀大事不啻魚水此正王業一助而關張意氣終未能下各行已志不相節制故羽之受禍于呂蒙孔明逆料其然然而無可奈何知其非我所能節制也羽敗而漢不振王業隳矣陸賈云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雖有變而天下不搖嗚呼此數語者千古不易之格

諭也。神祖文武不和一語。洞知此矣。

上召　皇太子　皇長孫入見手摩長孫頂云過爺勝祖天顏大悅賜　皇太子銀二千兩

○大行皇后崩遺官訃告不請勅而給札御史左光斗參禮部尚書孫如游詔令一書人室尋討如游遂自檢舉旋補勅遺官訃告　時如游問祠祭司郎中康新民新民曰會典所載禮部請勅差官而舊歲抄本則曰勅下禮部差官考之部案孝定皇太后喪禮無勅稿也但給札而已意者勅謨在閣乎及詢閣中亦無勅稿詢之典喪禮內臣亦曰無勅第給札其時諭德張鼐怫然曰

言寮豈給札耶、如游往叩儕儕出御史左光斗手書謂嘗候勑以行、游曰、勑稿既無考、昔孝定皇太后有遺詔可責、今以聖諭禮部者、謄黄賫往、亦無不可、其時已黄昏矣、次日早儕以皇明詔令所載二勅稿示游、游以宗從哲、從哲愕然曰、此閣中事也、旋即補勑、

嗚 楨曰、從哲以中秘登執政、如游以玉堂贊秩宗、其所讀者何書、所歷諸者何朝之典故、經術以經世君子所以不可不學耳、張蓋公之議萊公、正在於此

御史倪應春奏輔臣蒙召見之寵、咫尺龍光、寥寥數語遏巷絅牖、未得于揣摩、應對未中肯綮、慮此良遺、不報

奴酋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潑至渾河、總

停稅發帑即此二事人心鼓舞

兵餉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守之

七月上大行皇后謚曰孝端○命　皇太子才人王氏附葬於郭妃墳園之側○　上命吏部侍郎劉一燝禮部侍郎韓爌入閣辦事○二十一日　上崩於乾清宮○　上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定陵　皇太子令旨命礦稅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堂胡濵潘相丘乘雲等盡行撤回○皇太子念遼東缺餉甚切將士勞苦可憫遵照遺旨特發內帑銀一百萬解赴經畧熊廷弼犒賞軍士務霑實惠○又命發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

酌量犒賞。并諭二項共與脚價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冊入太倉。差官郎發

光宗貞皇帝紀 帝神宗皇帝長子。恭妃王氏所出。萬曆壬午年生。辛丑年十月十日冊立爲皇太子。至是神宗崩。以八月朔即皇帝位。在位一月。建元泰昌。壽三十九。上尊謚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葬慶陵。

庚申八月泰昌元年。八月以前稱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

八月初一日 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泰昌元年。大赦天下。 上王皇后尊謚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太后。生母王貴妃尊謚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毓聖皇太后。加封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昭肅

恭和章懿王才人為皇后○戊戌頒大行皇帝詔詔告天下○夜白氣如練過牛女歷軫翼良久乃散○命考選散館各官悉遵遺詔補用即於是日下巡按巡視省直兩關鹽務諸差并南京巡視各差凡五十員○遵遺旨命內閣貴妃鄭氏進封皇后神宗彌留有封鄭貴妃為皇后之旨至是禮部尚書孫如游曰先帝念貴妃之勞不在乎無名之稱號陛下體先帝之愛亦不在施非常之尊榮本朝無例○上曰朕遵皇考遺言是朕為孝之心該部執奏不行使朕有遵遺囑孝感何在輔臣從哲曰帝后二字並稱非正位必無此號先朝有貴妃

皇后之

兵不爲不多餉不爲不費

神宗久不御朝朝儀

進封如慈聖皇太后者因誕育聖躬母以子貴若但侍奉勤勞輕議此號則事出剏開例無可援禮臣守在職禮所執如是遂停封○封皇弟瑞王於漢中府惠王於平陽府桂王於東昌府尋改惠王於湖廣荊州府桂王改湖廣衡州府○命吏部侍郎史繼階南京禮部侍郎沈㴶以大學入閣辦事○戶部尚書李汝華開查九邊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萬合犒銀一百萬兩○　上御文華殿門諭閣臣曰朕令早御門見班行後隨從多執纓金大扇及駕回至省愆居即聽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極之初決遏治

玩揭得此二諭人心肅然矣

王昺以欺劉光復而革罰光復救矣昺之革罰何猶初也

賞邊臣

起用建言註誤等官

理，朝內本當嚴肅，豈容慢褻至此，本該重究，姑且免鞫，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違禁紊亂朝儀者，科儀各官指名參來治之。○閣臣方從哲等揭奏駙馬王昺諡在周親，乞體先帝遺意，復其原爵，從之。○上以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勞可憫，賜經略侍郎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總兵等官銀幣賞賚有差。○詔吏部：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養病致仕各官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量材起用。○吏部尚書周嘉謨奏言：節奉明詔一款，建言察典并罰註

謫諸臣酌量錄用共事關國本抗言得罪者乞召用邸錄○上曰此鄉部內事也可卽酌量以行○西酋來貢時西酋卜石兎雖擁王號而力不足以制素囊惟扯袞印爲爭講先是四十六年來邊因素囊不至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卜酋已到邊而素囊與其母忠順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急此緩欲速欲遲將素之後詐多端恐卜之羈旅不耐款局不能保其無變○乞上命吏部加恩東宮講官范謙等三十五人見任在籍者仍擢起用其故者卹廕以示講幄舊意○戶部尚書李汝華言遼地坑旱既極軍民倒懸可虞遼東經歲需米豈二百萬

起用東宮講官

否今時值旱荒非裁省召買不可以濟旦夕　上從之

○吏部給事周朝瑞奏言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行仁三曰斥遠憸佞嚴旨切責降級調外

內有停止金華銀兩等語　上以此項銀兩原係傳制進內以備萬壽等諸費節用之舉減故降之

兵部尚書黃加善奏將四十八年七月已前拖欠未徵錢糧悉爲蠲除併言通濟店房遺害請查裕免從之○起升鄒元標爲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朱國祁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以王佐爲工部尚書○起鍾羽正饒伸蔣建崑萊李劉文炳滿朝薦等部寺等官○　上駕月夕壇祭祀恭

世揚此疏極得救世之要

孔方操權到底蠹模

順侯吳汝胤言陪祭者寥寥僅六人上怒嚴旨切責○上命議減矜疑改擬犯人七十五名口法司又奏赦放過徒杖等罪併監禁日久犯人共五百四十一名口時　上召刑部諭以恩詔頒行既久職司何事未見議審之疏刑部尚書黃克纘審錄以上三日之內辦獄一清○

上御門以文華殿窄小百官排班喧啾不肅諭內閣將建皇極門殿發內帑二百萬出給工料令欽天監擇日興工○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慶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蠹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時論偉之○督學御史周

人才不成
人才國体
不成國体
議論士論
處之

師旦、極論士風方競于賄。教化之地。不宜䠂進。請罷納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疏下部。○御史張聲言黨同非國家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忘。爭執自化。是非不明則爭。明則止。乘勝之過。至於不能容人甚至不能自容。則亦何益之有。 上是之。○御史舒榮都言獻治安、策三字。二字在廷臣曰虛公一字在 皇上曰嚴。大都謂遼事初興起、楊鎬於田間、而以李如柏佐之、非為戰也本無戰情、獨經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各路之傳宜似有心於買國鄭之 察處縣令須緣入遼左佟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 起劉國縉於贊畫

治安策三
字

嚴之一字
尤當振究

洗從來積
玩言破私
交絕賄路
得患誠貴

發者以孫壅害耳

然此時起者雖廢而名實存矣

廢帑十有餘萬一朝迯脫空乘此時大創以洗從來積玩不報○兵科魏應嘉請肅禁門出入并乞放老廢宮女不報○吏部周嘉謨開列昔年為國本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有旨議用起王德完孟養浩等為卿由是廢閣皆起一寺卿戴至十餘人各寺佐滿幾於貂蟬盈座○以袁應泰為遼東巡撫以代周永春

○上不豫不醫官陳璽等診視璽脈沃大學士方從哲等奏言大行皇帝賓天哀毀備至仍登極大慶與禮殿頻宸衷不無過勞以致聖體微覺虛弱少加調攝自底萬安茲萬壽聖節百官慶賀已蒙傳免祖十三日為

御門視事之初十三日為常朝第一日伏望慎起居平喜怒加意珍護以承天眷　上曰所請御門已知常朝暫免俟調攝稍愈擇吉行○吏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遺詔於服釋後舉行○上命欽天監擇冊立吉期監以九月初六吉舉行冊立大典從之○湖廣道御史王安舜奏言養身六要一曰養心二曰養氣三曰守中四曰慎獨五曰主静六曰主敬　上嘉納之○順義王卜石兎下番僧喇麻請給勅命予之○　上御東暖閣召閣部九卿科道官至御榻前諸臣問安畢上命諸臣前進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

江陽

感寒證調理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煩悲傷
勞苦所致服藥無效令羣臣須傳此意以杜紛紛之口
又諭封選侍爲皇貴妃禮部尚書孫如游對以東宮冊
立後典禮次第舉行羣臣叩頭而退○總督都御史王
紀奏請釋宗藩充𩵽充𩵽疏救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
其違例奏擾劉係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至是
上從紀請宥之○台州海門兵譟旋定○南郊圜丘
因先帝久不親臨頹壞不修太常寺少卿姚宗文以爲
言勅工部修之○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栢李如楨誤
國之罪○命侍讀學士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各尚書東

入相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復命召舊輔葉向高尚書朱國祚同首輔佐理內閣企拜八人前此未有也○陝西臨鞏道臣奏黃河清數十里○擬進大行皇帝謚號先是閣臣擬定顯宗恭皇帝科臣魏應嘉曰恭乃前朝末運帝謚於先帝大德不稱乃集議東閣改今謚○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韓爌劉一燝等并兵科給事楊漣等共十三員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倚榻憑几 皇長子侍立上仍諭冊立事輔臣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蚤設吉典以慰聖懷仍諭冊立貴妃選侍李氏披韓趨 皇長子啓上云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

他爲堯舜及國家諸事當盡忘分憂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 上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彊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諸臣叩頭而出○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關閱視漕運事從之○ 上宣鴻臚寺寺丞李可灼進朝診視聖脉閣進紅丸 上服之時諸臣問安 上即問進藥官何在方從哲對曰有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即召進診視具言病源及進紅丸取奶乳可灼和藥以進既進 上飲畢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宮門俟聖體敎前舒暢至申末可灼又進一丸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

後煖潤舒暢思進飲食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畱日晚輔臣邀詢之傳安如前至五鼓宣召急諸臣趨進而　上以卯刻上賓矣○　上疾不豫外庭傳言鄭皇親以貴妃命進女婢十人　上强畱其一御之得疾於是兵科給事楊漣奏言本月十二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顔不覺手神頓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覩太醫官進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見天顔粹穆玉履安和即有小勞煩何以遽至於是及十七日訊問所以大不安之由乃知外庭所傳進御不節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

議論慷慨一字一血誠

悞所致職等恨不食用藥之內項蒙召見大臣親問天語兩夜未暱米粥日夜不多誰實謀 皇上因頓至此職不顧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醫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然則前日所傳流言曰與居無節侍御蠱惑文昇藉以蓋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又曰 皇上歷少食少不是大小諸臣共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將宜訊諸臣中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謀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illegible]

歲之何名

發司禮監寫問重處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奉旨褒答下部知之

魏應嘉曰先帝爾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直之而建不建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料鬚九廟神靈且雨震驚思惟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小臣同受顧命於閣部則風裁骨鯁斷難磨滅者何如哉。

命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

九月乙亥初一 上崩於乾清宮諸臣將哭臨科臣楊漣排闥入有內使多人持梃亂下漣厲聲曰 皇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辱天子從官者諸臣因得入哭臨畢韋璫恍惚諸臣問皇嗣所在諸璫張口不對良久選侍在內王安抱之出寢門李璫猶然擁蔽及出英國

景陽此時未敢與公等捧御手而出又不知作何等光景矣

猶官之於如于吏部等衙門不知後日何以異坐揚忠烈

公張惟賢捧御右手閣臣劉一燝捧御左手拜呼萬歲

皇長子稱不敢當者三尚書周嘉謨力請御文華殿諸臣奉出乾清門外至文華先叩慰請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朝服以待降

令旨郊祀諸大典禮未行於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吏部等衙門周嘉謨等上疏請李選侍移宮畧謂選侍雖有撫養之恩不無形骸之隔近議先帝梓宮安設於仁智殿選侍或可移住後殿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清之後宮亦無不可

上旨俞待擇日行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庭之有乾清宮猶外庭之有皇極殿惟 皇

一念忠悃所抒後遂釀成異案可惜可惜

忠烈此疏不過以祖宗之宗社為重宮闈之恩既為社

上御天得居之皇后配天得其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位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不可者倘至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於今日誠有不忍言者奏入以有旨答之○給事中楊漣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淚宮中有先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故力請 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 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

是使諸內
[illegible]

遜之然後奉駕還宮今諸臣靜俟五月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寶位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於其間寔爲非分非法又曰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例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毋非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以沖主作此大不敬語至勅命恪尊天語立刻移入一號殿養老自別是爲守禮安分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三朝豢養之恩有以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　陛下幼沖上方三尺不足畏也○李選侍移居噦鸞宮先是鄭貴妃踞乾清

宮、楊漣左光斗倡言於朝、約諸大臣以移宮爲請、周嘉謨遇養性於朝、危言責之、養性疏請乃移入大內、李選侍與鄭深相結、乘上宴駕、諸內侍欲邀　皇長子、母李選侍而同居乾清、漣聞之大駭、必請選侍移、而後可即位、及　皇長子已登極、選侍猶未有移意、內侍已邀　皇長子盟、且追治光斗、輔臣從哲議、皇嗣暫避東宮俟五六日後、選侍移去、乃正位乾清、漣面斥之、謂天子無居東宮之理、選侍不移、亦無有移之日、呼內使李進忠等責以禍辭、即日移宮、

讀楊漣疏、詞嚴義正、直足寒奸雄之膽、而忌者捏爲選侍、侍先帝疾、求不加禮、王安爲恨、與義子汪文言

問朝琉惠世揚左光斗深相結納齊衣小帽又直房計傾選侍又曰王安是日手持揭帖人投一紙其略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等語科臣惠世等相機敢傍徧漣與光斗忻然受之同聲倡駡力以排選侍爲功噫楊漣三家召紫隨大臣後與閣臣頗命銀幣之頒特荷寵恩悲憤所激甲此以放消洪爲一耳若不思尊天子而欲衒怡寵之宮人無禮於君尤廟之堂將痿之矣

九月紅夷沉舟粤海曲江縣撈得銅銃大小二十餘位廣東舊参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今原銃尚在彼並着兩廣總督令省火器者演放擇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名一併起送叁火炮一位費銅本工價不下千金云○禮部進冊封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辰時　皇長子即皇帝位云禮難以盡

行令將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奉令旨另議具奏○初六日庚辰　皇長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天啓元年頒詔大赦天下○御史王安舜奏先帝之得病外庭所知也○雖纏綿未應迅速乃衆論或謂不知誰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先帝服之不豫怨接即報復賞銀五十兩二表裏以堂堂皇體方外下吏不恭衆論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反頒以賞何也疏上罰李可灼俸一年併詔司禮監查崔文昇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奏處

朱國禎曰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初進後猶能延見羣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

剿殺殘盜或自然平復乃進[illegible]錯功火業一夕遂壞
大敵誤之一字罪安得免況誤加於天子則大不敬
矣當如何擬議

文震孟曰三案是非平心適見益挺擊一按事干宮
闈豈可推究捨遊亦自不錯紅丸一按所多在一當
譬之富家翁疾延請醫人翁而許重謝而遽沒其子
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逆哉至移宮一
按自是間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
無使隱忍不移而開日後僭處之禍觀日後客氏光
景則此日之急
務有功無罪矣

進初服十事

右春坊張爾進初服十事一曰養身二曰養性三曰勤
學四曰敬天五曰法祖六曰親賢七曰納諫八曰信令
九曰恤民十曰特體　上嘉納之。臨鞏蘭州之閒已
時見河流上泛白至中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

揣有凌人之氣則可謂其無濟變之才則未然

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洶流共淸三日。四川道御史馮三元劾經畧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總歸之暴而自用闒而寡謀實無濟變之才徒有凌人之氣馳鼠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　上命廷弼回籍聽兵部議勘。以袁應泰巡撫遼東。江西大水。兵科楊漣疏奏言議經畧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竟爲廷弼者思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當廣收羣策勉圖後功以報君父之恩。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困斃之病軀必

不可起○則當縱還上方席藁待罪○絕不顧自家聲名所
係○總云邊警日聞人言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
宜做近來頑鈍行徑既不錯認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
遺之國家疏入報聞○東虜從會安堡連刀灣進瀋陽
城北又一支自蒲河北地方至大鶴等臺兩路深入勢
甚危急事聞　上命本兵作速料理堪任經畧者添設
兵部侍郎會議具奏○兵科給事勑兵部尚書黃嘉善
入大罪不報○噦鑾宮災　以皇五弟與諸公主見
居勗勤宮與噦鑾相隔甚遠差人守護噦鑾雖燬遊府
暨皇八妹俱無恙下諭輔臣知之○遊侍既移宮噦鑾

羣小復以李進忠等偷盜傳代庫藏珠寶金玉爲奏於是遂下劉遜李進忠等於獄錦衣衛審得盜珠寶者八人送刑部部據衛審除監故二人以二人擬斬四人充淨軍 上以篤李氏責該部

先皇龍馭上升 皇上潛龍未見一時臣工驚痛叩宣請朝而選侍固留不出此其意欲挾 皇上以爲重將有窮權自恣之心及 皇上既出居於慈慶而選侍居乾清諸臣咸抱不平至初五日朝見於宮門始出 上已還宮科臣楊漣問內官王安譎言攻之安日侍擇有別宮徵卽擬移後遂之噦鸞宮天厭其態付之一炬 皇上伏加敬親始終有禮此念先帝之愛妾誠敬不忘而八妹在前同氣至篤耳至於盜珠寶一事不無可疑先帝欲冊封選侍爲貴妃其匣中秘中之物安知無出於先帝之賜乎況姜昇等不持一物劉遜拾得珠璫還與選侍則雖與王永福等手持寶器者同斬首而就戮矣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

皆擬於法。彼方無辭，此刑部尚書黃克纘欲忠於
皇上也。既而嚴旨切責，謂其黨李，不顧君父，亦學
小變，竊威福旨意
盡出於票擬哉。
御史賈繼春，遺書內閣，責其違忤先帝，逼逐庶母，顧命
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匡救，於是御史左光斗疏言選侍
移宮，其理明白易見，移宮之後，存以大體，捐以小過，特
恩在聖衷，調護在宰相，非小臣所能臆度。給事中周朝
瑞直攻繼春，曰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曰保全選侍，
益亦人情之理，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父子相繼，扯作
戒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承，思開嗜殺之機緘，以
傷元氣，朝瑞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則安宗社者，顧謂

之非乎。繼春曰立刻驅逐舉閘打搶華其已進儀註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父老行伶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婦之未亡人雖經莫訴我輩臣子亦有心肝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也兩人揭駁不止遂成葛藤

高汝栻曰楊忠烈於移宮之以求向諸臣責言之矣其言曰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容有調停。選侍獲罪瑞只宜藏厥垢雖無深求莫引大抵主上沖齡方其宸居未定。先帝之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言猶在耳。遽之議移宮者始終如此。豈待繼春之揭出而後仁至義盡哉自此揭出而三按之大獄成忠烈之熱腸隱。豈不大可惜也哉

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門視事 ○罷兵部尚書黃克纘

房山縣民陳棍奏認皇親因言其妹劉氏有物爲記下部研究○南御史傅宗皋奏太監盧受通夷市墟納賄有司若仍前剝府司禮歲身禁近將來潰敗决裂不支乞下法司明正通夷之罪不報○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特傳聖旨命禮部尚書孫如游加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賀繼春曰禮卿如游生平無他謬戾第傳奉入閣之旨矣然中出以光明正大之尚書來曖昧貴緣之企轎飯覺未光耳後如游雖拜命旋即回籍云

命科臣魏應嘉張修德爲三元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閣臣揭奏不便以科臣朱蒙童往先是科臣魏應嘉

張修德馮三元各有疏彈廷弼屢辨不已故遣三臣勘之閣臣復奏以言事之人勘所言之事有所未便部院以蒙童上請故准易之○以鄒元標爲刑部左侍郎以陳禹謨爲刑部右侍郎○工科給事霍守典敬陳安邊足用之要自撫順一敗遂至敗壞不可收拾調募者如驅精衛以塡溝壑驗輓者如靴漏巵以沃焦釜乞行綜核之法下部知之○苗仲哨聚劫掠擾擾地方上命上婦奢杜輝土同知安邦彥勒令擒獻○陞原任工科給事中王德完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延綏總兵蕭如薰奏請防邊東虜吉能屢謀調兵聲言搶黃裡其實陰

德完已補御史未任後科改宜原官

懷異志、挾求遠年無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零騎、今聚兵發旗、乘我徵調空虛。狡焉鳴鏑。蠢動。爲借兵端。部瀬夷地爭姻、彼此起釁。先年吉能有廿、大虎娘子、外甥女、啞不能言者。先許婚延綏大落赤、男麻記吉台爲妻、後大虎娘子病故、吉能將女改婚與河東順義王下、盜市小頭目、爾酉拓不能男爲妻、此爾酉拓不能帶領妻男、在明愛台吉帳內畢姻、火落赤聞知、憤恨、暗使男抄胡兒等帶領部落、二三百騎、擒爾酉拓不能之男、同巢明愛知覺、報知吉能、吉能亦差人帶領部落、前去討出火落赤、堅執不與、爾酉拓不能既被伊男捉去、即帶部落

往古能帳內坐要伊男故如薰有是奏云

十二月　上命王昇封爵太學士方從哲奏俟城審後定　上以孝和皇太后世系於乙巳丙午兩年奉皇祖查明登載玉牒即擬勑行從哲復奏聖母世系未明欲移文查核　上曰皇祖皇考傳諭明白卿等輕聽道路之言罔疑二聖相傳之旨且朕再三詳諭卿等全不體卹以報聖母慈恩亦非大臣實心任事之意王昇封與照王天瑞事例速擬來行

蔣汝栻曰今日故不可干之大賞莫如王昇御史徐揚上疏言之尙書黃克纘嘗言有不決之疑使　上篤眷親親加惠聖母不在遠而在真偽為他人所易冒則自此將木本水源終無見天之日故聖母嫡親家

愚不須尋訪只須究竟王并父天便可立得此不可不慎者也

命司禮監太監盧受王安御用監王之元於北京順天府等處太監李實內官監馬監於南京鳳陽淮安徐州河南等處擇選淑女。兵科給事楊漣奏述移宮始末

上曰登極事情不獨科臣所親歷凡文武大小臣工所共見者極公極正覽奏殊悉朕心着昭示中外以付羣疑楊漣倚用竭力盡事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南京振武營軍挾賞鼓躁喧嚷於府部衙門因而燒燬科臣公署。 劾詔勅留都自黃茂觀之變當國者以庇李侍郎之故草草完局亂無所懲而軍敢爲囂近來坐鎮南

中者、又以婆娘、行之、取鳴、騶子、遂致欽賞、可以揪求官舍、可以焚燬詔勑、可以搶劫、階之爲禍、漸可長乎。事留下部勘之。○下諭數李遐侍之罪、幾數百言、大意在事聖毋不恭、遇皇上失禮十字、江西道御史、王業弘、奏旨內情詞、不無有可斟酌、乞收還原諭、召輔臣等面商定而後可播傳、不報、○大學士方從哲、予告回籍、恩禮有加、○盜花墻、窟水溝、盜去祭器等物、事聞、命嚴行挐訪、○吏部尚書周嘉謨、刑部尚書黄克纘、同日於門上疏請告、嚴旨切責、福建大同、缺巡撫、九卿科道、咸往松林會議、黄克纘意欲將布政張維樞推補大同、司官耿志

煒一時偶誤以起復候補董可威上而以維摧陪福建

冢宰郎云閩人安得陪閩志煒即用浮簽貼蓋改正充

纘大怒詬於閣下又出揭爭之兩人各具疏求去上

以君臣大義何得忿然不顧責之○崔文昇因下藥之

誤 上命降爲南京孝陵衛凈軍種菜○以胡應台爲

兵部侍郎總督兩廣商周祚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兵科給事楊漣奏言移宮一事本末甚詳聖諭詳備

言官關凌逼之根因詳恩禮篤厚之次第 皇上量同

天海孝隆唐虞矣但微臣荷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譽

其不安者一俯徹卑末豈可掩人於朝抑藉清乎何敢

貪天爲力其不安者二受朋友之虛譽尤愧過情叨君
父之寵加能無深愧其不安者三臣引分自循惟有决
去一着而已　上以不必過於引避留之○奪禮科給
事李若珪俸　上遣司禮監李實劉克敬恭選大婚請
隨帶推筭官役并請勘合若珪抄叅謂選婚之法必由
粗而後精先擇淑女之儀容以及本家之籍貫由州縣
選之府由府選之司道司道選送撫按而後推筭八字
即欲於地方隨選隨筭姑用各地方之陰陽生爲便審
擇旣當彙選進京然後用欽天監推筭舊制也今民窮
財盡勘合並行民愈不堪　上怒曰大婚吉典遵照祖

宗成法遣司禮監恭選　向未起程如何便沿途騷擾欽天監官推筭星命皆係　舊制該科不諳典制欲降謫之旣以閣救罰俸半年○下詔戒諭朝臣紛紛求去忘國厚恩致亂朝政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恐聽部議如有不聽部議拉自去職下廷議治罪

時冢宰周嘉謨刑部黃克纘以一事小嫌忿爭求勝輒欲乞身輔臣如游復以徇言求退科道各官章奏浮言提動以致國是混淆故有是諭

○中式舉人錢敬忠奏父若賡冤先是若賡任臨江知府以酷坐重辟垂三十年敬忠登巳未進士因父繫獄不就廷對泣長安道上上疏謂不敢明父之非酷但明

黜吏之。罪。不。至。于。死。疏奏下部議既而釋若麐于獄

高汝栻曰、時敷忠欲以身代父、疏就未上、蕭州昇之日、于代父死之事。固初有之。今久不聞。恐人反未必信。況公論自在。何妨辯寬。假不受辯。時請死未晚也。于是敢代死爲辯寬。因脈所有皆馬奉朝。聞然敢上下法司。廷臣互相推諉。莫肯任事。敢忠蛟轉周旋。遍懇當道。爵懇應疾。嘔血盈斗。三年而得旨放歸。歸甫十八日。而若麐卒于家。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九終